



謀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右大夫建兄回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回父子伏誅其謹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隸五千戶爲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太祖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羣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虛空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太祖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又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

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太祖旣而悔焉後從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并州旣平車駕東出井陘命建率五萬騎先驅啓路車駕次常山諸郡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衆各五萬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太祖乃自中山幸信都慕容寶冀州刺史慕容鳳夜踰城走信都降車駕幸鉅鹿破慕容寶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麟

爲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
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爲
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
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聞之顧視建而唾
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烏丸庫偃宮鳴聚黨爲寇
詔建討平之遷太僕徙爲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
州刺史卒陪葬金陵初建兄豆居以建功賜爵卽丘侯
無子建以子斤襲兄爵太宗初給事中任職用事轉大
長秋世祖征赫連昌遣斤部造攻具進爵淮南公加平
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虎

慮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魏甚收聲稱劉義隆遣將到彥
之寇河南世祖西征赫連定以斤爲衛兵將軍鎮蒲坂
關隴平斤徙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
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
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
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遣宣陽公伏樹覆
按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建孫度太宗時爲虎牢鎮監軍世祖卽位徵拜殿中給
事遷尚書從征赫連昌討蠕蠕並有功賜爵濟陽公加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劉

義隆兗州刺史竺靈秀於湖陸大破之後出鎮長安假節都督秦涇梁益雍五州諸軍事開府卒諡曰莊公
子安都襲降爵爲侯世祖拜爲太子庶子出爲鄯善鎮將高宗時爲內都大官卒

子買得襲以建曾孫樹以善射有寵於顯祖爲內侍長稍遷尚書賜爵歷陽侯加龍驤將軍員外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爲殿

中郎將苻堅滅暉屈友人公孫眷之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因隨眷商販見太祖有濟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太祖徵兵於慕容垂事在窟咄傳同頻使稱旨遂見寵異以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賜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賜以妻妾及隸戶三十馬三匹羊五十口加廣武將軍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太祖乃增築重圍以拒興同進計曰臣受遣詣絳督租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重

圍難固不可制也宜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
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
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加安遠將軍詔同送姚
興將越騎校尉唐小方等於長安清河王紹之亂太宗
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衆皆響應奉迎太宗
卽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
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三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
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曰竊見并州
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鍼工古彤爲晉
陽令交通財賄共爲姦利請案律治罪太宗從之於是

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四戶一人欲治大
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疾同得
衆心因此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宗以同擅
徵發於外檻車徵還召羣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
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太宗以同雖專命而本
在爲公意無不善釋之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
輔太宗征河南拜同右光祿大夫世祖出鎮北境同與
安定王彌留鎮京師世祖卽位進爵高陽公拜光祿勳
尋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五州刺史同長子屈太宗時典
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

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其
公清奉法皆此類也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修整
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
所苦神麴二年卒追贈高陽王諡曰恭惠諡北齊同與
屈子陽烈散騎侍郎賜爵北新子諡博羅文以同爲式
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畧太宗時爲獵郎出監雲
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
人太宗以原輕敵違節度加其罪責然知原驍勇遂任
以爲將鎮守雲中寬和愛下甚得衆心蠕蠕屢犯塞原
輒摧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世祖卽位徵

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軍五道並進大檀驚
駭北遁遷尚書左僕射河間公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從
征赫連昌入其城而還車駕北伐蠕蠕遁走世祖聞東
部高車在巴尼陂人畜甚衆將遣襲之諸將皆以爲難
世祖不從遣原與侍中古弼率萬騎討之大獲而還車
駕征昌黎原與建寧王崇屯于漠南以備蠕蠕原在朝
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
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
不勝遂謀爲逆事洩伏誅臨刑上疏曰臣聞聖不獨明
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先

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戮力立效於險難之中
臣以頑闇忝備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
報恩澤而魯元姦佞構成貝錦天威遂加合門俱戮此
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魯元外類忠貞內懷姦詐而陛下
任以腹心恐釁發肘腋臣與魯元生爲怨人死爲讐鬼
非以私故謗毀魯元不復眷眷披露誠款原弟頡頡弟
聰爲內侍聰弟薩爲龍驤將軍給事黃門侍郎賜爵廣
宗侯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
萬北西頡辨慧多策畧最有父風太宗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

寮糾刺姦慝無所回避嘗告其父陰事太宗以爲忠特
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擊赫連昌至于安定頡
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深壘自固
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民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
侵掠芻牧者不得出土卒患之頡進計曰本奉詔誅賊
今乃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以法誅進退安有生路
而王公諸將晏然無謀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
戰則馬力不足以步擊騎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
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其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
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飢色不可決

戰則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困乎斤猶以馬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將帥所乘足得三百騎頡請募壯勇出擊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銳且昌狷而無謀每好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於陳前自接戰軍士識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衆亂昌退頡等追擊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於京師世祖大悅拜頡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斤恥功不在己輕追昌弟定於平涼敗績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劉義隆遣將

到彥之率衆寇河南以援赫連定世祖以兵少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于衡關世祖西征赫連定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彥之遣將姚縱夫渡河攻冶坂頡督諸軍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投水者甚衆遂濟河攻洛陽拔之擒義隆將二十餘人斬首五千級進攻虎牢虎牢潰義隆司州刺史尹冲墜城死又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獲萬餘人乃振旅還京師神麴四年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王諡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義隆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同弟賸太宗時爲樂陵太守卒皆無不效計
長子國位至冠軍將軍賜爵北平侯杏城鎮將襄時爲
國弟難有巧思陽平王杜超督諸將擊劉義隆難參征
南軍事以功表爲清河太守世祖時諸將頗征和龍皆
以難爲長史鑿山堙谷省力兼功遷給事中從駕南征
造浮橋於河以功賜爵清河子卒二十餘人
子平城襲爵官至虞曹令爲乙渾所殺十餘人
樓伏連代人也世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
父位領部落太祖初從破賀蘭部又從平中山爲太守
斬逆賊張勳從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太祖

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伏連招誘西河胡曹成等七
十餘人襲殺赫連屈子吐京護軍及其守士三百餘人
并擒叛胡阿度支等二百餘家太宗嘉之拜成等將軍
賜爵列侯徵伏連爲內都大官世祖卽位進爲廣陵公
轉衛尉徙光祿勳世祖征蠕蠕伏連留鎮京師進爵爲
王加平南大將軍又除假節督河西諸軍鎮西大將軍
出鎮統萬真君十年薨諡曰恭王

子真襲降爵爲公從世祖征伐有功官至散騎常侍尚
書安北將軍徙爲湘東公從征涼州還卒於路諡曰莊

公平襲爵爲公

子干襲降爵爲侯

真次弟大拔歷位尚書散騎常侍征西將軍賜爵永平侯高祖初爲中都大官卒贈平東將軍定州刺史諡曰

康

子稟字法生襲拜太子宮門大夫稍遷趙郡太守更滿還京除冠軍將軍城門校尉出爲征虜將軍平城鎮將遷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衛尉少卿卒年五十八贈撫軍將軍恒州刺史

子貴宗武定中伏波將軍開府水曹參軍士三百餘人伏連兄孫安文從征平涼有功賜爵霸城男加虎威將

軍後遷三郎幢將卒高祖初以其子毅貴追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陽平公諡曰定

毅歷位內外稍遷殿中尚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以擒反人梁衆保加侍中本官如故後例降爲侯出除使持節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饗高祖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同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由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匡不逮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恒節今隆冬雪降固

是其時又禮云雨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高祖曰昔劉秀將濟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意故也後轉都督涼河三州鄯善鎮諸軍事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楊弔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太和二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以忠謹親侍太宗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劉裕沂河西伐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姚泓旣滅堆留鎮并州赫連屈子遣三千騎寇河西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世祖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世祖卽位進爵臨淮公加鎮西將軍徙爲太僕世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後繼昌戰敗南奔世祖遣堆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畧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堆與清攻拔之詔堆班師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

軍與昌相拒擊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
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斤追
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所擒堆聞而棄甲走長
安復將高涼王禮棄守東走蒲坂世祖大怒遣西平公
安頡斬堆延和初詔曰堆國之肺腑勲著先朝西征喪
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
侯加安遠將軍後征蓋吳戰沒

子麟襲爵歷位駕部令出爲瑕丘鎮將假平南將軍東
海公遷東兗州刺史卒官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畧累著戰功稍遷振威將軍劉裕

遣將朱超石寇平原至畔城遁還清與長孫道生追之
至河獲其將楊豐還拜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徒河民散
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太宗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
等渡河畧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等
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清與幾等遂鎮
枋頭世祖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爲東平
公蠕蠕大檀徙居漠南清與平陽王長孫翰從東道出
長川討之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尋從征蠕蠕又從平統
萬遂與奚斤追赫連昌至安定與昌相持及安頡擒昌

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而往斤不從遂與斤俱
爲定所擒世祖克平涼乃得還後詔清鎮并州討山胡
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遂屠其城遷平東將
軍與古弼等東討馮文通以不急戰文通奔高麗檻車
徵黜爲門卒遂卒於家

子延官至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南平公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曾祖敦有功於太祖爲方面
大人父婁冠軍將軍卒贈并州刺史尼少壯健有膂力
勇果善射世祖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國子加
振威將軍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惟尼知狀

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
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
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
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
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
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
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
於苑中麗抱高宗於馬上入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
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
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

勒兵而入奉高宗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
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又進爵東安公
尋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封爲王出爲征南將軍定
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徵爲殿中尚
書加侍中特進高宗末遷司徒顯祖卽位以尼有大功
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
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免
官而已延興四年薨

子杜生襲爵世宗時寧朔將軍步兵校尉熙平初卒贈
龍驤將軍朔州刺史諡曰克公景獻聞而驚曰吾大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畧太祖時有戰功太宗時爲尚書
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世祖初爲中軍都曹
尚書復鎮虎牢賜爵南陽公加使持節侍中都督豫洛
二州河內諸軍事鎮南將軍開府尋徙鎮長安世祖幸
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
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世祖平姑臧遣眷討沮
渠牧犍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
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
眷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世祖征蠕蠕以眷爲尚書
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

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軍威營與中山王氣營並大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世祖錄
其誠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
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鞞帽伊洛大悅規欲歸闕
沮渠無諱斷路伊洛與無諱連戰破之時無諱卒其弟
天周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後遣使招喻
乾壽等率戶五百餘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又招喻李
寶弟欽等五十餘人送詣敦煌伊洛又率部衆二千餘
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馳千
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獻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

歇守城而安周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并遣使謂歇曰
爾父已投大魏爾速歸首當賜爾爵號歇固守連戰久
之外無救援爲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遺散一
千餘家歸焉耆鎮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詔伊洛曰歇年
尚幼能固守城邑忠節顯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詣闕伊
洛令歇將弟波利等十餘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
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興安二
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諡曰康王賜綿絹雜絲
五百匹衣二十七襲葬禮依盧魯元故事

歇襲爵皇興末拜使持節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

年卒晉皇興末拜武衛將軍平西將軍討陳氏
子伯主襲爵十子襲襲顯武監營示效專

波利天安二年拜立節將軍樂官侯皇興三年卒
兄子洛都襲爵敕田字半羊氏上將軍王吹效興安
宿石朔方人也赫連屈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四年
文陳父子歸闕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賜奴婢數十口
拜為上將軍祖若豆根太宗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
沓干世祖時虎賁幢將從征平涼有功拜虎威將軍侍
御郎賜爵漢安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工曹從駕討和
龍以功賜奴婢十七戶真君四年從駕討蠕蠕戰沒世

祖悼惜之詔求沓干子時石年甫十歲引見以幼聽歸
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從駕至江拜宣威將軍興光中
遷侍御史拜中壘將軍進爵蔡陽子典宜官曹遷內行
令從幸苑內遊獵石於高宗前走馬道峻馬倒殞絕久
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高宗嘉之賜綿一百斤帛五十
匹駿馬一匹改爵義陽子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
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為忠
臣鞅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
匹尚土谷公主拜駙馬都尉天安初遷散騎常侍吏部
尚書進爵太山公為北中道都大將延興元年卒追贈

太原王諡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
北部侍御公主孫博謀暗謀天安門數遣常封吏暗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參創業之
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為
騎都尉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
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遷內幢將典宿衛禁旅
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
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為
殿中給事世祖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
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

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為賊所擊大千馳救賊眾散走大
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
將軍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闕賊北叛大
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為前鋒
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
大千巡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畧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
胡反以大千為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
南世祖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世祖悼歎者良久詔
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喪入殯城內贈司空
諡曰莊公晉劉為晉興封我安數執軍於蜀陸王並古

子丘頽襲爵降爲晉興侯拜安遠將軍從駕到江進右將軍和平中遷中散轉相曹都典奉事皇興四年卒贈寧南將軍陳留公諡曰簡亦以提封顯朝漢晉夏人時子輩襲爵千爲濟州信平之并州京卒更襲爵於平姓丘頽弟提官至監御曹給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濮陽侯太和十年卒以其弟更襲爵於平姓周幾代人也父千有功太祖之世賜爵順陽侯坐事死幾少以善騎射爲獵郎太祖卽位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神瑞中并州飢民遊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常初白澗

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雀於林慮山猛雀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後爲寧朔將軍拒司馬德宗將劉裕於南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阯侯世祖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阯公諡曰桓以善識機爲內職幾於京師子步襲爵卒太和中情辭融夫味於志霜斜

子安國襲爵太和中討蠕蠕失利伏法爵除

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虎牢
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劉義
隆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三人以功遷內三郎從討赫
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世祖壯
之拜勇武將軍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十五口黃
金百斤銀百斤神麈中討蠕蠕賜爵關中侯從討平涼
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
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并陘侯
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

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
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出爲統萬鎮大
將興安中卒贈侍中安東大將軍長廣王諡曰恭
子求周爲內三郎從駕到江賜爵五等子又進爵爲侯
後襲父爵爲吏部尚書皇興二年卒贈征北大將軍長
廣王諡曰簡
子多侯襲爵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應募先登以功
進爲軍將長史尋轉軍將擊赫連屈丐有功賜爵安川
子遷北鎮軍將世祖卽位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爲都副

將鎮雲中神麿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爲侯從征平涼
進爵金城公遷爲都將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轉高
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
討秃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
威輒與諸將私分之世祖大怒黜觀爲金城侯改授內
都大官出除平南將軍秦州刺史復爵金城公撫馭失
和民薛永宗聚衆於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爲流矢所中
世祖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世祖怒絕
其爵

子豆初爲三郎遷軍將卒于長樂太守

閻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時與其弟大涅倍頤率宗族歸
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其弟並爲上
賓入八議太宗卽位進大肥爲內都大官增爵爲侯神
瑞中爲都將討越勒部於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復爲
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之
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畧地高平金
鄉東至泰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世祖初
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還爲內都大官出
除使持節冀青三州刺史假滎陽公尋徵還位特進復
出爲冀青三州刺史尋入爲內都大官從討赫連昌以

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又爲都將擊大檀
大破之還至渴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已尼陂又征平
涼並有功世祖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追贈中山王出
子賀早卒山郡大肥弟計首定國公餘無刺世祖
大肥弟麟襲爵出爲仇池鎮將卒無子弟畧襲高平金
弟鳳襲爵高宗時爲內都大官出爲鎮南將軍肆州刺
史卒無子爵除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爲太學生募從兗州刺
史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從討和龍遷虎
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涼州軍將

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
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爲子
遷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入爲知臣監出爲杏
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徒各
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爲民高宗以撥清平有惠績賜
以衣服顯祖卽位爲北征都將復爲都將南攻懸瓠破
劉彧將朱湛之水軍三十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
常侍進爵安城侯顯祖嘉其聲效復賜衣服轉平南將
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
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頓擊之獲智度送京師撥卒

贈冠軍將軍諡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世祖初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陳前後以功屢受賞賜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劉義隆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真從世祖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真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盱眙真功居多遷給事典太倉事高宗卽位拜冠軍將軍進爵都昌侯遷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時丁零數千

家寇竊并定真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崇之併力討滅從駕巡東海以真爲寧西將軍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賀畧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儔檀等反叛氐民咸應其衆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撫慰之皆怡然安靜咸陽民趙昌受劉彧署龍驤將軍扇動鄠盩厔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真

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一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真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真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延興二年卒歸葬京師諡曰烈

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累遷歷長安鎮將拜安南將軍濟州刺史例降改封汝陽侯京兆王愉

爲徐州刺史以延爲愉府司馬帶彭城內史正始初除武川鎮將入除太僕卿都督沃野武川懷朔三鎮諸軍事安北將軍懷朔鎮大將加散騎常侍正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復除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牧子所害弟什夤太府卿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拜都官尚書卒於平南將軍光祿大夫蘇諡文曹奏事中外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國祖肥濮陽太守父匹知世祖時爲西部長榮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高宗末爲平原鎮都將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歸誠請援詔遣尉元率衆救之洛拔隨元入彭城彧將

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向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
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三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
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
侯加建義將軍年五十六卒太執率兵五千襲四庫
長子文祖顯祖以其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
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
通辯超授陽平太守未拜轉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
事伏法報軍勳賊餘大深成惜德常計五六味我金紫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
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
哉頡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
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翼主豈徒驍
猛之用乎奚眷將畧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
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畧有將帥之才自
致青雲豈徒然也

續編新公此云並魏怒噴離載之信也

立批對何顯其于魏續載魏對○且人簡 姓前云批並

順錄此云同是于風長脈然同一各也當首贈

安同對同是于風○本卷安同父風出慕容執為魏中

魏書卷三十考證

魏書卷三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九

于栗磾

于栗磾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後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駕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即吾之黥彭。」大賜金帛。進假新安公。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

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永興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卽以本號留鎮平陽轉鎮遠將軍河內鎮將賜爵新城男栗磾撫導新邦甚有威惠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奚斤之征

虎牢也栗磾別率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磾刑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旣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旣濟太宗深歎美之世祖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襲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時弘農河內上黨三郡賊起栗磾討之轉虎牢鎮大將加督河內

軍尋遷使持節都督兗桓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
都將又爲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公栗磾自少治
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
不濫世祖甚悼惜之
子洛拔襲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
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車駕征討恒在侍
衛擢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旣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
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
君不宜逆自結納恒畏避屏退左轉領候宮曹事頃之

襲爵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
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又爲外都大官
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私署王侯高宗詔洛
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
餘家於趙魏轉拜侍中殿中尚書遷尚書令侍中如故
在朝祇肅百寮憚之太安四年卒時年四十四洛拔有
六子去柔薛斌百玟鬱焉不轉當原與吏洛尚書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遷羽
林中郎將延興初敕領寧光宮宿衛事遷屯田給納太
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

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賊罪洛侯曰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邊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總督禁旅從幸中山車駕還次肆州司空苟頹表沙門法秀茲惑百姓潛謀不軌詔烈與吏部尚書闕丞祖馳驛討之會秀已平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賜帛三千疋于時高祖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加散騎常侍遷前將軍進爵洛陽侯尋轉衛尉卿從駕南征加鎮南將軍及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

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卽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敕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託顧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勳誠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

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金策之意語在陸叡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爲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也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宛鄧旣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馬圈高祖輿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宮以輯遠近之望顯達破走高祖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總一六軍祕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世宗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荅曰向者

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
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
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烈
不願藩授頻表乞停輒優荅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
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
固辭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
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
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
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
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

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
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
政以烈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爲侯增邑
三百戶并前五百戶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
焉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
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
知計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
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
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悅及駕還
宮禧已遁逃詔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追執

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其秘器朝服器具衣一襲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烈有五子禮志云公婿直高順興卒之烈莫長子祚字萬年太和中爲中散稍遷恒州別駕襲父爵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禮志云公祚子若襲爵多酒過爲叔父景所搃殺前公谷都首誦子順襲卒禮志云順興王

子馥襲禮志云不備王不禮志云因忠夫結之烈密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世宗卽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之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世宗卽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世宗還宮撫背曰卿差彊人意賜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

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遷征虜將軍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戶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

世宗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卽行決與撫軍將軍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欲密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旣

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曰自比股肱禡落心膺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尙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恒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

於上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尙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宮闕侍中黃門但牒六輔姓字齋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尙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於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權欲以

惠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忠級舊制天下之民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自高陽王雍自云世宗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之功諷動百寮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識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百寮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尙書左僕射郭祚尙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以下畏

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旣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尙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于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闈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

此爲功妄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
迫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
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
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讚同其意故唯賞
二人今尙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陰結
姦徒志爲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遙構禍端無將之罪事
合洿戮而忠等徵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
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別宮母
子隔異溫清道絕皆忠等之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
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

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
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
上不以趣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已多
陟盧龍而樹勤廣魏之勳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
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以稱美竊唯宮車晏駕天人位
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
礪各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
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疚傷
禮敗德臣忠卽主謹案臣忠世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
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擅朝命無

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
爲儀同三司尙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
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
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旣儒望朝之禮宗
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
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
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以前
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
宣勅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旣非
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

繩所紮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追罪
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
理乖有司執奪豈宜一謬棄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
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
五百戶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
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
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具以此意啓靈
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
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
許二年四月除尙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

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爲祟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已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叡明御寓皇太后以聖善臨朝在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痾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

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旣誠勳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效忠薨年五十七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斤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戇好殺案諡法剛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諡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諡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諡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議于氏

自曾祖四世貴盛車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于朱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寶貨事初瓌保元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為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世哲而不容進奪四拜讓以漳救忠忠表永超名翻襲爵尋卒于忠妻收世哲遺書宜給又無于子世衡襲齊受禪例降于之命實世哲之立為敵對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

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忠薨後景為武衛將軍謀廢元義義黜為征虜將軍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

景與同三司景曰大恭

烈弟敦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并州事除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官贈使持節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出六千等轉驍騎將軍中散景明中五又數子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烈將軍懷朔武川鎮將

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
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恒州大中正又遷
撫軍將軍衛尉卿出爲鎮東將軍殷恒州刺史還拜征
東將軍領左右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州諸軍事衛將
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諡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渤海太守
揚仁弟義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父羅弟子榮魯郡太守
敦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祿大夫
守尚書賜爵武城子太和中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
史諡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祇卒於司徒掾贈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諡曰悼

祇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
將軍肆州刺史卒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
同三司冀州長史重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諡曰武

于翊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軍燕州陳安編曰元
 子長文字士端武定中尚書考功郎軍尚書考功郎
 須弟文仁太中大夫外郎蘇敬元瀛州軍太中郎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兼以虛已下
 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能名
 烈氣槩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
 忠以體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
 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史鑑曰

魏書卷三十一合人此正續魏書卷三十一合人此正續魏書卷三十一合人此正續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于栗磾傳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
 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本書官氏志云時代人
 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尚書于忠尚書于匡侍中穆詔
 尚書元長等量定之與此處互異
 殷恒州刺史○殷字不可曉殆假字之訛也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尚書元景量安之與北魏武興

齊書元景量安之與北魏武興

齊書元景量安之與北魏武興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魏書卷三十二平齊文元大魏大武中

齊 魏 收 撰

百列傳第二十一

東晉高湖 崔逞 封懿

高湖字大淵渤海蓊人也漢太傅哀之後祖慶慕容垂
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兄韜俱知名
於時雅為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為散騎常侍登
國末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
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
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

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魏
主雄略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
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
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旣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
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
亂遂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
東諸部世祖時除寧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鎮姑臧甚
有惠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有四
子

第三子謚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

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祕書
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
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謚恒侍講讀拜蘭
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
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
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壽徐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
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
竝宗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衆

討之頤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尙氣俠
意在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
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
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娛孝昌
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幕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
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
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
軍太師錄尙書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諡曰文穆妻
韓氏爲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卽齊獻武

王也與中生女合高所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
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

子叡襲武定末太子庶子
樹生弟翻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
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
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尙書事冀州刺
史諡曰孝宣
子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帶金鉞太
謚長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

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擢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
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城太守
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康陳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明穆
子貫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尚
食典御南越源國公

拔弟膺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
將皇興中主仗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
長坐事死

子吞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
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
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文景
子永樂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
縣開國公
永樂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膺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爲任城王澄

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竝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嚙噠還至枹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爲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

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徽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陣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

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真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鄩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子元國早卒

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汝陽男

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軍給同三

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入夫西五潛晉每百

永國弟子國武衛將軍

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衛將軍

謚弟稚字幼寧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子隋字難拖沃野鎮長卒贈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

江南元象初喪還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

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冀州刺

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

開國男思義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隋弟興早卒

興子貴孫晉州刺史

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
涇縣侯加龍驤將軍仍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
史諡曰惠

子道字始悛襲爵拜都牧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
及之職卒仍以爲贈諡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涇縣侯後例降爲
伯歷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
仍轉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稱太
昌初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孝穆

子倬字伯欣襲除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

史諡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興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吏部

侍郎騰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

公

子陟字祖遷司空中郎太尉主簿中書令慕容垂

陟弟憬通直郎齊濟太守

憬弟勳襲父爵

騰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慕容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

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
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講誦不廢慕容暉
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
并慕容暉以爲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逞爲清河
平原三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垂滅翟
釗以爲祕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尙書及
慕容麟立逞攜妻子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逞及見禮
遇甚重拜爲尙書任以政事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
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
多匿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榷可以助糧故飛

鶚食榷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
食乃聽以榷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
落盡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
收榷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
侵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
遵以聞太祖詔逞與張袞爲遵書以荅初恢與遵書云
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勅逞袞亦貶其
主號以報之逞袞乃云貴主太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
荅乃稱貴主何若賢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荊州刺
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

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
 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
 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暹被殺故
 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暹七
 子二子早亡第三子義義弟諲諲弟禕禕弟嚴嚴弟頤
 暹之內徙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
 令歸慕容德遂奔廣固暹獨與小子頤在平城及暹之
 死亦以此爲譴內如未平二人安頤字泰冲初爲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尙書賜爵清河
 侯後世祖聞劉義隆以諲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知用

其兄我豈無冀州也乃以頤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又
 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
 朝命世祖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諸軍取
 上邽使頤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後與方士韋文秀
 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頤五子
 長子秉字公禮早終無子

秉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

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終

穆弟叡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
景真以子思叔繼叡

思叔少爲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
太守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
門盡矣初三齊平禕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舉冀州
秀才早卒

相如弟彧在術藝傳

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尙書左丞范陽昌
黎二郡太守

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延壽子隆宗簡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
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
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贈前將
軍齊州刺史諡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
州刺史

子子恒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景卒

子安弟子安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弟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連元瑾事兄弟竝伏

封懿字處德渤海蓊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尙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尙書寶敗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乎子玄之請曰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

奴

磨奴被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世祖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事由浩之故後爲中曹監西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加建威將軍給事中久之出爲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諡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高祖賜名回
回父鑒卽慕容暉太尉弈之後也回皇興初爲中書學生襲爵富城子累遷太子家令世宗卽位以回行華州事回在州鞭中散大夫党智孫爲尙書左丞韋績糾奏免尋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

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爲太尉長史頻行
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宗初轉涼州刺
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
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
調州內甚賴之又爲度支尙書尋轉都官尙書冀州大
中正滎陽鄭雲誚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
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
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答之曰卿荷國
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
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

雲慙媿失色靈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
回對曰昔孔丘爲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
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
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
由長吏寬怠侵剝百姓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
太后意納之而不能轉爲七兵尙書領御史中尉尙
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
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肅宗末徵爲殿中尙書
頻表遜職以爲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於河陰時年
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諡曰孝

宣十子頤封中車府將軍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
國公之
子子繪武定中渤海太守
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
士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
譽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
史尋重贈殿中尙書諡曰文
子孝琬字士舊武定末開府中郎
子琬弟孝琰秘書郎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
縣開國子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顯祖贈鑒寧遠將軍
滄水太守

鑒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
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軍事後爲河南七州大使還拜
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
百疋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
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長史出
爲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
還爲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爲光祿大夫世宗

末除後將軍夏州刺史徵爲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
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子元稱

元稱弟子盛竝早卒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弈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
卿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
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達棄母
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內

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高祖時以歸
國勲爲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封其歸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爲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
白曜平三齊靈祐率二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
除建威將軍渤海太守卒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爲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爲刺史元
志所殺事具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別駕
蚌弟粲起家荊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

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長史還除光祿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回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網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太和中拜著作佐郎稍遷尙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

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

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尙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窻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窻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

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

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尙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三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尙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尙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并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偉伯弟業字君修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

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勲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

述弟詢字景文尚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俱以爲禍頤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魏書卷三十二

魏書卷三十二考證

高湖傳拔弟賭兒。

臣人龍

按傳無拔事而載拔弟賭

兒不知拔何人也或疑北齊書趙郡王琛傳琛子叡

小名須拔當係叡弟但叡生三旬而孤未必有弟又

叡於武定末爲太子庶子而賭兒於皇興中早爲主

真使令相隔數十年今以下文陽川縣開國公永樂推

而上之似賭兒乃永樂祖而拔其伯祖也永樂爲神

武從祖兄子是拔與賭兒皆神武從父行祇害與非

賭兒弟徽。北齊書徽附見於其子平秦王歸彥傳中

歸彥傳稱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

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救援力屈城陷為賊所害。○北齊書高徽魏末坐事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以功得河東守尋即死焉此傳云力屈城陷為賊所害則北齊書所為死焉者死王事也。○其弟各拔乃神武從祖而顯國其從祖弟也。○與中早為主各拔少子盛。○北齊書盛封廣平郡公與本書合但以世系考之則盛當為神武從叔而北齊書與北史俱高稱為從叔祖。○子瑗。○北齊書盛無子以兄子瑗嗣乃神武兄弟行

也若以盛為從叔祖則舛矣

對懿傳子孝琬。○一本無孝字北史亦作孝琬

子琬弟孝琰。○一本無子字北史作孝琬弟孝琰子字

乃孝字之訛

人之志專於... 太子中舍人... 魏書卷三十一... 二

改漢字之流

于懷東表類○本無于字其父
謹禮對于表類○一本無于字其
魏書卷三十一考證

魏書卷三十一

齊世祖臨御魏中書對十收
自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
張蒲谷渾父公孫表

史以張濟奉李先只賈彝
薛提臺閣恐其不指富貴

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
徐州刺史慕容儁

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
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

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
垂歷尚書郎

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
拜隱尚書吏部郎

魏書卷三十一

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温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温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演子鮒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羣書州辟別駕早卒

隱叔父洽為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

七年卒贈司隸諡簡侯中書侍郎領行同隸封攝重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魏常封封隆義劉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恭明盡之愷封高穴父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
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
不就卒於家慕容垂尚書太師之國中出命率武衛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
守憲幼孤隨伯父承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承為丞相
承為慕容承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

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
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
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
率下風化大行等拜外都大官後為中都歷任二曹斷
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為并州刺史加安
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
賜錦繡布帛綿綵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
南將軍青州刺史諡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

稱

崇弟嶷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嶷性懦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白尚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文昭有九子慕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太平中爲尚書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

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曹淑中書舍人
暉弟盱字仲明秘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為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為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為博陵令太祖南伐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眾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為禍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

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

北將軍昌黎公諡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為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諡

曰莊

須長子恒字長主沉深有局量少纂家業尤善書計太

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

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

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宮恒領太子少傅

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
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恒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
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恒在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
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
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
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
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
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諡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
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遷尚
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鴈門暴疾卒諡曰哀公子拔襲
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
夫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
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
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
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南修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

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敘用者多降品秩旣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夫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卽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泰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巒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

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兗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剋而還世祖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

中扶弱抑彊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為將朝廷清論常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諡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為太學生太宗即位為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麈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修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三年出為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而強官軍然其人山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

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

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

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為尚書左丞

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

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

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

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籍被服

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卽位爲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爲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己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諡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諡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爲秘書中散遷中部大夫出爲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卽位以舊恩爲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穎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負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負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爲別將

以穎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諡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又為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為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為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為肅宗寵待元義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閣將

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閒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為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為諸生慕容沖以為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亾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為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

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
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
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
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
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
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
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爲掠
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
從之於是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
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爲之聲援

表等旣剋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
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
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
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
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秘而不宣初
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
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
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
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味世脈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

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

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吐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疆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旣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孽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

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叡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叡字文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勅中秘羣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頤神逍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

昌平子

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真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諡曰恭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

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遂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率衆討蕭蹟舞陰戍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遂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遂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遂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

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齋衰三月詔封叔祖襲爵太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書勳肅美難容太師愛之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遂叡爲從父兄弟而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壻遂母鴈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

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器小器又挂凡之主器凡之器器母器門李凡此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代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

臣疆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獪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

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楊州佮期日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車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今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

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秘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主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

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
秘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旣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
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
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
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
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
到義臺破慕容麟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剋平
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
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
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

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
云日馬牛羊五書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丞太
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
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
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
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秘緯不可計數陛
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
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
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
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土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主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

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三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絲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三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日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壘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卽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麀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罔襲爵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曰文禮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官佩壽二平卒平武十五臨顯金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太守官官各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

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

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美古人餐玉

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

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

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

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

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

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

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

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

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

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

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哈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

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

數斗橐盛納諸棺中初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日子孫

永爲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

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外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攜初附久乃召還天

賜末彝請詣温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外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旣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

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向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

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詔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諡曰簡平子儁字異隣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子興襲爵中書侍郎高平公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爲中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諡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

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世誠之重凡聖所共知提弟浮子高宗卽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畧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

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彊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闖
悲夫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列傳第二十一○臣人龍按本書目錄卷三十三不注

闕字而舊本于本卷卷末有跋云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論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略同據此則本書所闕甚多更不止如目錄所注二十九卷矣

公孫表傳鉅鹿太守祖季真○季監本作李北史亦作

季真又本書祖瑩傳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

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自應從季

李先傳勒兵急攻○勒監本訛作勤今改正

李夫勳傳具意如○碑蓋本謂其僅今如五

許順卒於安歡後軍或謂太宗自勳資奉

李真又本書所登勳父李真之籍前言於世中書

公孫夫勳或謂太宗臨李真○李蓋本非李北史亦非

祖關其冬更不北史日給西書二十代卷矣

合而如文然或謂與本史少卷同難此限本書

史錄外書十而對人師之史引編亦悉出北史諸篇

關字而舊本于本卷終末有魏之北齊全錄高火小

既勳第二十一○用入籍外本書日給卷三十三不出

魏書卷三十三考證

魏書卷三十四論其魏書卷三十三不出

貞對齊魏書卷三十三不出

齊列傳第二十五魏書卷三十三不出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

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灑南

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

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

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

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

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卽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踰懇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勵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

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世至隋煬帝嘗憐賞感之甚以此見重於子長成襲爵卒無子子專封官太子舍人容器笑而曰欲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眞君十一年卒封顯爵金澤公吐忠意深軍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勲先朝詔復定州爵爲公高祖初爲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

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太宗帳下帥善
 自修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
 及太宗即位拜為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
 後改為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遣至有
 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
 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
 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
 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
 太師宣城王諡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

陪葬金陵諡曰忠貞
 子眷襲爵官曰散騎常侍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為尚書令
 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
 宗時選為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
 愛之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
 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
 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
 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
 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為信都侯從征

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問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臥內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王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

城王諡曰孝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卽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諡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諡曰恭子興仁

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

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鬣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旣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

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
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
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
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
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
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
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
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
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
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
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
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
與同臥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
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
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
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為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
 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三
 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
 世為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眾歸魏太祖嘉之尚
 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
 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
 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
 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成以誠至發衷竭
 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
 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魏書卷三十四 原歐人衣博袖以昔此宜其坐受恩豈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列傳第二十二○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陳建傳晉陽侯元仙德○仙北史作位

魏書卷三十四考證
刺彭韓晉則對示山嶽○山北史外此
反轉第二十二○野史書圖外人西蘇

魏書卷三十五言於太宗曰今國寒數借於僕何殊全

主姜齊始書因寒魏帝僕獻大收正十年借大撰數借

魏列傳第二十五魏不登太史命王亮魏因華劍公

洛贈崔浩為當何魏因貢獻獻普善惠也即平批與果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

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

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

祖以其主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

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

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

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竝乘軒輅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

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

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
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
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
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
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
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
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
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
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
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

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
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
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
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
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
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
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
西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
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
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

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
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
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與
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
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
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
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
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
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
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

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
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
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
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
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
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
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
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
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
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

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

之化於主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十一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

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
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
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
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擲
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
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
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
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

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平四方岳峙災咎之
應將在今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
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
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
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
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字者惡氣之所生是
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
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
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瀉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

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
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
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
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
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
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
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
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

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
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
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竝少將如之
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
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
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
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
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
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
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竝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

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

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

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憇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

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卽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旣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

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竝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

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麤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耳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

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

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旣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

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

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蹙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

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
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
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泐弱水西行至涿邪
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
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
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
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
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
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旣還
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

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
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
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
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
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
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
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
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
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疐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

曾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

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

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

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

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俾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

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

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

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
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
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
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
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
自溫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
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
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
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
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

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
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
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
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
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
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
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
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
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
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

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麤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

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

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

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繪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郟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

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闕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

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郟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昧其祕書

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

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諶孫女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

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
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
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
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
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
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
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
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
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
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

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
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
家獲免浩旣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
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
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
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隆也勤亦茂哉謀雖
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民惡
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其土無器器益必漢劉書謂此代人所製其語甚夫
 蓋世規未竟正未也故改改不自全其美也
 營之曰言其指其意謂劉書謂此代人所製其語甚夫
 此其以自出於于漢之風太宗皇帝之威德也
 聖曰曰其指其意謂劉書謂此代人所製其語甚夫
 其新新者大矣之云
 魏書卷三十五
 人曰其指其意謂劉書謂此代人所製其語甚夫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崔浩傳必稱馮代疆○

臣人龍

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

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
 也顏師古曰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
 此酈道元水經注廣漢並作廣魏卽其例也

此瀛散示水暨其黃萬並并黃驃唱其勝也

也賚胡古曰急涼黨旱曰緩鞏奴易漸館燕於五世

法第非以第既為鞏姑姑云外既驃亦圖魏曰外法

第第非必蘇熱外獸。田人節 林急涼黨亦為黃驃驃

魏書卷三十五考證

